



80年代大案要案偵破紀實叢書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罪惡通道

80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

罪恶通道

主 编 李长久

副主编 谷来春

李吉顺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罪 惡 通 道

主 編 李 長 久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岭县印刷厂印刷

◆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625印张 145,000字
1991年8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2次印刷
印数：27,031—37,180册

I S B N 7—206—01039—3
G · 169 定 价：3.60元

前 言

犯罪，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。历来为名人学者所关注。在文学、艺术作品中，反映古代办案的故事并不少见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刑事犯罪锐增，犯罪手段更加智能化。刑事犯罪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，都是在隐蔽情况下实施的。他们既要生存和进行犯罪，就要采取各种欺骗、伪装和狡猾的手段来逃避打击，掩盖自己的真实面貌和罪恶目的。很显然，刑事犯罪手段已经同改革开放的十年前无法相比，构成了当代犯罪的特点。刑事侦察员的任务就是运用自己智慧和巧妙的手段来揭露、打击这些犯罪。它的工作领域甚广，不仅接触盗、抢、烧、杀、奸等各种犯罪，而且在犯罪中，涉及社会各个层次、各个方面，各条战线，各种领域。俗话说，人是万物之灵。灵在哪里？灵就灵在人有头脑，可以进行思维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侦察活动过程就是侦察员同形形色色犯罪分子进行智力较量的过程。这就要求刑事侦察人员既要有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坚定立场，又要有思维灵敏，善于推理的头脑和较高的素质。

这说刑事侦察人员的智慧，讴歌他们为民除害，为群众生活稳定，为保障四化进行而默默无闻、耗尽精力的业绩，一直是我们多年的宿愿。所以，我们想把这套丛书当做一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园地进行耕耘的。忽略这块园地的耕耘，它就会荒芜，甚至会被污秽书刊所取代。我们愿与一批志同道合撰写公安题材写作人才，努力在这块园地上耕耘，

为公安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繁荣做出努力，这就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。

思维领域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，无声无息的王国。侦察员怎样在复杂、疑难案件面前进行思维，拨开迷雾，宛如春笋剥皮，解开案件疑团的？从这几起案件中可以管见一斑。它说明一个事实：没有使人厌倦了的案件，只有厌倦了的侦察员；没有不可侦破的案件，只有不善于侦破的侦察员。

这个集子编辑过程中，时间仓促，采写仓促，所选案例也受到很大局限。我们热诚希望全国公安战线上的刑侦人员、作家、新闻出版工作者积极撰写稿件，使这套丛书质量越来越高。

本书各篇目作者是：毛秀中《机关算尽》、《大苇村的哀痛》、《桂冠贼影》；李金龙《罪恶通道》；谷来春《蒙面大盗之谜》、《射击队里的枪声》。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机关算尽..... | 1 |
| 蒙面大盗之谜..... | 52 |
| 大苇村的哀痛..... | 79 |
| 罪恶通道..... | 113 |
| 桂冠贼影..... | 147 |
| 射击队里的枪声..... | 174 |

北宋徽宗年间，山东郓城县曾沸沸扬扬地出现过这样一则事件——后来被作家编入《水浒传》，书曰：“王婆设啜西门庆，淫妇药鸩武大郎。”以后，这两个文学形象，就成为为了自己满足私欲，而谋杀亲夫之流的代名称。

月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物事轮回。当今，历史这部宏卷已翻到了八十年代，人类走到了“挑战者号”升天，核裂变发电的近代文明。故事中的主人公西门庆、潘金莲也早已带着亘古的骂名不复存在了。然而，您相信吗？那个古老而荒诞的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它象一条干涸的河水，苟延残喘般地流淌在我们的生活中……

一、苗家姐弟惨遭连环祸 江城姑母月夜走长春

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三年，长春。

窗外，火树银花，张灯结彩，天空被焰火和爆竹的纸花填满了。远看，真好似“青黛染成千块玉，碧纱笼罩万堆烟”。南湖新村家家户户正在欢度灯节。

苗凤琴把姑母苗青芳让到沙发上坐下，边倒水边安慰老人说：“别着急，雨

天过一会儿准来看您。”苗青芳是一早从吉林赶来的。她虽年愈花甲，但精神矍铄，似乎从未疲倦过。她几乎每年都要到长春探望一二次，主要是惦记侄女苗凤琴和侄子苗雨天。按理说，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，该到不用老人操心的时候了。可苗青芳总是不放心，用她的话说：“他俩是我们苗家的根，可又是两颗苦苗苗啊！”苗凤琴和苗雨天的母亲去世早，父亲娶回个继母，带来了一个小妹妹叫苗桂兰，后来又生了四个孩子。不久，父亲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。苗凤琴和苗雨天作为家里的老大、老二，既要承担家务，和继母处好关系，又要照顾好膝下的弟妹们，还要顾念自己的学习和工作，多么不容易啊！可他们硬是从艰难困苦中熬过来了。弟弟妹妹们长大了，他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归宿——苗凤琴在湖滨粮店工作，丈夫崔坤是省里重要机关的干部；苗雨天大学毕业后分配到“二二八”厂子弟中学当教员，妻子许丙珍在长白山商场当营业员。生活是平静而单调的，张张日历象秋天的落叶纷纷而下。现在，苗凤琴已成为三女一子的母亲，苗雨天也成了两个孩子的爸爸。姐弟俩来往甚密，自不必说，另一个与他们经常来往的就是吉林的姑母苗青芳。父亲生前对他们说，他和姑母是奶奶年轻时守寡守大的。父亲不在了，姑母自然要把他们当成亲生儿女来关照。只是近两年，老人家的儿子、媳妇有了小孩，才不得脱身。今天正逢元宵佳节，趁儿子媳妇都在家，老人家特地匆匆赶来看一趟。此刻，她静静地坐在这里，环视着这所刚搬进不久的新居。洁白的墙壁，锃亮的地面，银色的暖气，连厨房和厕所都是用瓷砖、马赛克装饰一新的。凤琴苦了半辈子，也该享受一下了。

从楼梯上传来了“咚咚”的脚步声，门被推开了。苗雨

天、许丙珍领着他们的一儿一女满面春风地走进来，宾主相互打着招呼。始终在埋头看报的崔坤也一跃而起，从屋里迎了出来，握手，让坐。孩子们向姑奶奶问好，姑奶奶给他们递红包……这一切都是在兴奋、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。小小的客厅里充满了欢乐。

“好，咱们马上开饭！”苗凤琴今天格外兴奋，从一早她就忙着，却一点也不知累。大姑娘、二姑娘心疼妈妈，主动到厨房帮忙。一会儿工夫，一桌丰盛的饭菜摆好了。苗凤琴又忙着去炸元宵。

崔坤以主人的身分领着客人们尽情畅饮。酒过三巡，孩子们吃饱了，嚷着要到外面去看热闹。

“好，‘饭后百步走，能活九十九’！”老姑母也来了兴致。她和苗雨天一人领着一个孩子，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出去了。

苗凤琴好不容易暂时闲了下来捶了捶腰。

“大姐，您累了，进屋里歇息一下吧！”许丙珍搀扶着苗凤琴进了屋，并服侍她在床上躺了下来。又心疼地说：“大姐，您睡一会儿，厨房的活我干。”

苗凤琴也真累了，加上前些天感冒没好，头有点晕，真想睡一会儿。她冲着懂事的弟妹点了点头。许丙珍便转身出来。

餐厅里只剩下崔坤，“丙珍，来，陪我喝几杯。”

“姐夫，我不会喝酒，你不是不知道。”许丙珍说着眼在崔坤身旁的椅子上坐下。

只见崔坤那两只往外鼓的金鱼眼由于喝酒而变得发红，正盯着她那张白晰而透着少妇娇美的脸和她那丰满的胸脯。许丙珍象触电一样，赶紧把目光挪开，“姐夫，我也到外边

“看看去……”

“珍……别……”崔坤一把将她搂在怀里，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，乱摸狂吻：“我的心肝宝贝，你知道我是多么想你吗？”

“姐夫，别……”许丙珍心里一阵惶恐，她指了指苗凤琴呆着的屋子，使劲从崔坤怀里往外挣。

崔坤把她搂得更紧了，贴着她的耳根说：“不用怕她，宝贝，他们老苗家没有一个有能耐的，什么势力也没有，大小事还不是靠我崔坤给他们周旋。象苗凤琴那种蠢货打都打不走。即使一旦知道我有外心，我看她也得睁只眼闭只眼。你看她那样，又粗又笨，大手大脚，这房子都让她住瞎了，换了你才配呢。”

“姐夫，别说了。”许丙珍赶紧捂住了崔坤的嘴。崔坤的手已撩起了她的衣襟……

谁能料到，在这两个貌似和谐、安宁、幸福的家庭里，崔坤和许丙珍这种畸形的情爱已经保持4年了……

那是1979年秋季的一天，崔坤正在单位参加一个会议，突然接到许丙珍的电话：

“姐夫，我想求您的车往农安我妈家送两筐苹果。”许丙珍恳求着。

“行啊，不过……事情办完，拿什么感谢我？”崔坤带着玩笑的口气说。

“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那我要你，行吗？”仍然是调侃的口气。

“……也未必不成。”她嗫声嗫气地说。

电话搁下了，崔坤心中一阵狂喜，虽然是玩笑，但他知道各自说的都是知心话，而且不是在谈条件，只不过借题发挥罢了。

两年前，许丙珍和苗雨天结婚后，便成为崔坤家的常客。天长日久，眉来眼去，二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。许丙珍算不上是倾国倾城的漂亮女人，但那白晰的脸庞，纤巧的体态无不显示出一个少妇的美丽，不象是一个30多岁、有着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她能言善辩会打扮，在男人们的眼里，永远有一种不过时的魅力。这一切，苗凤琴这个近40岁的女人是不具备的。一种强烈的占有欲，驱使崔坤利用一切机会与许丙珍接触。而许丙珍对崔坤也是崇拜的。崔坤在省委机关某重要部门负责生活福利和车辆管理工作，几经社会动荡，他变得越来越乖巧，越来越世故了，再不是那个只知报答党的养育之恩的孤儿。他的思想在个人主义的驱使下畸型发展，他善于随机应变，投其所好。因此，他虽然不注意自我思想改造和品德修养，文化水平低，但在不正之风的掩护下却靠投机钻营，步步走红，入了党，提了干。此后，他便借职务之便，在社会上拉关系，走后门，从中捞实惠，谋私利。虽说没有什么官职，但别人通过正常手续办不到的事，他崔坤一纸便条就能办得到；市面上供不应求的奇缺货物，他只要托人就能买到。这些“本事”正是许丙珍非常欣赏的。苗雨天——这个本科大学生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，在许丙珍眼里只不过是个窝囊废、白痴，不会赚钱又毫无活动能力的书呆子。在她面前，站着两个男人，利欲天平的倾斜度如此明显，她几乎用不着去作任何选择……

第二天，当星光伴随着他们的小车从农安回来的途中，崔坤把车开到一个黑洞洞的角落。

接着，便是黑暗中的沉默。糟糕的沉默！它孕育的只能是邪恶。

“珍……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了……”突然，崔坤一把抓

住许丙珍的手，浑身颤抖着说。

许丙珍的心忽地一下提了上来。为难地说：“不，不能……”

“珍，你知道吗，我早就爱上了你，你就答应我吧……”

许丙珍激动得想哭。她感到，与苗雨天从相识到结婚，还未曾经历过这种感觉，她凭着本能机械地反抗着自己：

“姐夫……咱们都是有家的，不能……”

仿佛遥远的宇宙中一个无力的呻吟；理智只装模作样地作了一个最后的挣扎，终于屈服了……

半个小时以后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崔坤带着占有后的满足重新坐上了驾驶座上。梦寐以求的渴望成为现实，他沉醉了。

许丙珍呆呆地坐在旁边的位置上，过分的激动之后便是空虚。突然，她扑上去抱住了崔坤的臂膀，嘤嘤哭泣着说：

“姐夫，你害了我……我对不起雨天，对不起孩子呀，姐夫……”

崔坤搂着她那簌簌发抖的身体，望着她那姣好的、愁苦的面孔，突然间产生了一种责任感，从此后，照顾好这个女人，便是他的天职。他抚摸着她，轻声说：“珍，我也知道咱们都是有家有口的人，也知道这样名声不好，我象疯了一样，什么也不顾了，……珍，你后悔了？”

许丙珍的脸上挂着两行泪水，摇了摇头说，“不，我不后悔。姐夫，你知道我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吗？我和那个木头疙瘩没有感情……往后，我是你的人了……”

从此，他们日渐情深。频繁的接触和交流，必然给两个家庭带来灾难。他俩都曾闹过离婚，但是老实本分的苗家姐弟没能及时发现他们这种龌龊关系，出于一种责任感谁也没

轻易同意离婚。

善良原谅了邪恶，邪恶并不忏悔。此刻，谁能知道，利用这饭后小憩，这对狂恋的男女头对头地酝酿出了一个罪恶的计划……

楼梯响起了嬉笑打闹追逐声。苗青芳领着苗雨天的小儿子第一个兴冲冲地走进屋。她突然发现崔坤和许丙珍的脸色有点不对头，心中顿生疑云，但马上消散了。房间里又荡起了孩子们的笑声，他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元宵之夜。

但愿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永远幸福！我真不愿继续写下去，不愿让他们的朗朗笑声变成悲戚的嚎啕……

十·一前夕的一个傍晚，苗青芳接到苗桂兰的一封信。

姑姑：

我在含泪对您讲话。他们不让我告诉您，我实在弊不住了。我大姐凤琴和大哥雨天于五月和七月相继得病去世。姐夫崔坤和嫂子许丙珍八月份结了婚。这一悲一喜令人生疑，外界议论纷纷。我妈整日流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您来一趟吧……

什么？什么？短短几行字，字字如钢刀扎在苗青芳的心上。怎会发生这等事！噩耗把这个刚强的老人震懵了！略一思索，她火冒三丈！活蹦乱跳的年轻人转眼就化为灰烬，两个鬼域男女却成了婚。真是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啊！天地神灵啊，你还有没有公理？讲不讲道德？痛心和愤怒交织在一起，象火焰在心头燃烧。凤琴和雨天从来没病，他们绝不是病死的！可是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她如同掉进恶梦中的阴森陷阱，呼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！想来想去，只有先上长春，把事实真相弄清楚再做打算。凤琴，雨天，你们是怎么死的。为什么不给姑姑留下个话？崔坤，王八犊子！你欺我苗家无

人，我今天跟你拼到底！她一分钟也呆不住了，边骂边简单收拾一下，踉跄着向车站奔去。

夕阳将她削瘦的身影缩短又拉长。迎面碰上了她的儿子和儿媳：“妈，上哪去？”

“上长春。”

“现在没有车。”

“没有车就在车站等。”老人不顾他们的阻拦，头也不回地去了。

在熙熙攘攘的江城火车站，她咬着牙，流着泪，等出了星星，等出了月亮，终于搭上了从吉林开往长春的最后一列车……

二、公安厅长深谙百姓情 精兵强将细查人命案

省委政法委书记、省公安厅厅长李长久的办公桌上，平铺着一张控告信。这封信是省检察院转报省委组织部，省委组织部某部长特地转给他审查批办的，信以一个母亲的口吻写成：

……

我怀着万分痛苦和愤怒的心情，控告杀害我女儿苗凤琴和儿子苗雨天的凶手——崔坤、许丙珍。崔坤原是我大姑爷，许丙珍是我的儿媳妇。我儿苗雨天1976年与许丙珍结婚后，崔、许便开始勾搭，图谋不轨……

1983年5月7日，我女儿和儿子突然接连生病，被医大一院确诊为同一种病：非特异性脑炎。在同一张病床上，我女儿死去不到两个月，儿子就死了。我们感到事情蹊跷，医

生认为死因不明，一致提出留下我儿尸体进行解剖。可是，许丙珍极力反对，崔坤在背地里把我儿的“死亡诊断书”弄到了手……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，我女儿、儿子尸骨未寒，崔、许竟在八月份匆忙结婚……

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他们凭什么这样欺负人！我们请求政府替我们这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申冤报仇，好让我那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眠的可怜的儿子和女儿得以慰藉……

……

控告信的署名：苗青芳、刘玉清。日期：1983年10月30日。

这封信，李厅长已经反复读过多遍了。此刻，他皱了皱那双浓重的剑眉，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。窗外寒风萧瑟，瑞雪纷飞。他的心也好像这严冬里的玻璃窗，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霜。他点燃一支烟，陷入沉思中。

在漫长的公安戎马生涯中，在与各种犯罪分子的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中，作为公安厅长，他指挥破获过许多大案、重案、疑案。但象这样的无头案，他还是第一次经历。案子已时过境迁，一无现场，二无证据，只剩下两个骨灰盒。哪怕是剩下两具尸体呢，刑侦技术人员还可以开棺验尸。根据我国科学发展的现有水平，凭两个骨灰盒来断两条人命案，恐怕再高明的“包公”也要为之汗颜！象医生遇到了疑难病，存在着治与不治的问题。摆在他面前的，是对此案接与不接的问题。接了，能不能破？确实不好说。何况崔坤又不是普通老百姓，而是省直机关重要部门的党员干部。虽没什么大的官职，也是某些领导眼中的“红人”，与一些有权势的大人物的关系非同一般。这一点他心里非常清楚。此人活动能量相当大，省直厅局级干部，提起崔坤，几乎没有不认识的。

所以，如果接过来破不了，在当今关系网密织的情况下，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。

连日来，有些好心人向他吹风：“老李呀，你刚当厅长可别打不着狐狸惹一身骚啊！”

那么不接？他从来没这样想过。因为从控告信来看，这个案子存在着明显疑点：三个月内，姐弟二人患同一种病，死在同一个医院的同一张病床上，怎么这样巧合？另外，苗家姐弟刚死两个多月，崔、许便闪电式的结合了，这说明了什么？几天来，他早已用眼和心作出了判断：这很可能是一起有计划的谋杀案。那么，既然如此，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接过来。再难再硬，也要抱着为人民负责的态度，哪怕碰得头破血流，丢了乌纱帽，也要撞它一撞。在公安战线30多年来，他从一个普通的侦察员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了领导的岗位上，摸爬滚打，指挥若定，从未考虑过个人的得失。今天，处在这庄严的岗位上，他感到，更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“当官不为民作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。这句老百姓常讲的民谚，早已成为他心中的箴言。“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”。法律绝不允许任何杀人凶手逍遥法外。因此，他决定把这个案子接过来，组织人力开展侦察。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任何漠视拖延，软弱迟钝都是对人民的犯罪。于是，他回到椅子上，拿起笔，在信上重重地写下几个字：“请长春市公安局立即调查处理。”接着，根据他几天来的思索，又提笔写出了具体侦破意见：“一、走访崔坤、许丙珍住地的群众，如邻居、亲属、同志等，调查崔、许是否有不正当关系。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他们是否存在谋杀动机。二、深入医院，研究‘二苗’死因，弄清谋杀动机和药物来源。”然后，他又拿起了专线电话……

不到5分钟，长春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接宏吉副局长赶来了。

“老接啊，我交给你一个从未遇到过的案子，侦破起来一定会碰到不少困难啊！但为了对死者亲属负责，我们要确定几名精干有经验的侦察人员一定要把它查清。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及时研究。”

“厅长放心，再大的困难，我们也想办法克服。”接副局长坚定地说。

两位老公安会心地笑了，便开始谈论起案子……

按刑事侦察条例，两条人命以上，列为特大案件。接副局长回到局里，立即命令刑警大队组织力量开展侦查工作。1984年1月10日，刑警大队张振邦大队长将此任务交给刑警一队。刑警一队组成了专案组，由在公安战线上战斗了30多年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副处级侦察员孙德林负责，同时，选派了7名精明强干的中、青年侦察员参加，他们是：魏宝福、李广春、李明义、张炳合、白良军、王伟、兰旭。

下午1时，专案组成员聚集在会议室里。孙德林看着精心挑选的这几员大将，满心欢喜。别看他们在一起又争又吵从不安静，但每次行动，他们都亲如手足，配合默契。他向大家介绍了案情，传达了李长久厅长的指示。会议室暂时静了下来，有的在小声议论着。“谁来发表真知灼见！”他用挑战的口吻冲着大家说。“老魏，你说说。”他推推身旁的魏宝福。

“我考虑还不成熟。”魏宝福谦虚地说。“我认为侦破这起案件难度很大。首先，人死在医院，尸体早已火化；其次，此案没有现场；第三，我们没掌握任何证据……”。经他这样一说，大家的话匣子打开了。他们对控告信上的内容逐